



■ 在昆曲演出前
许培鸿 摄

■ 本文作者与白先勇合影
许培鸿 摄

白先勇的上海情缘

◆ 王悦阳

在著名作家《现代文学》创办人、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白先勇 84 岁生日到来之际，恰逢其经典作品《台北人》出版五十周年。这本短篇小说集不仅版本众多，更有多语种译本，还有不少研究专著，可谓声名卓著，享誉海内外。熟悉《台北人》的读者不难发现，这部小说集中的许多篇目与人物，都与上海息息相关，无论是百乐门的金大班，还是永远的尹雪艳，都留有浓浓的海上情结。事实上，抗战胜利后，幼年的白先勇曾在上海居住两年不到的时间，而就是这短短的上海岁月，对白先勇一生的文学创作，乃至文化推广，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影响。1987 年，白先勇作为访问学者回到大陆，在复旦大学讲学一学期，不仅重访了许多儿时的足迹，更结识了蔡正仁、华文漪等一大批上海昆剧团优秀的艺术家们，也为今后弘扬昆曲艺术之路，种下因缘。

的确，白先勇与戏有缘，更与上海有缘。多年来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形象都一一在上海的

戏剧舞台上展现，而他担任策划与制作的青春版昆剧《牡丹亭》、《玉簪记》、《白罗衫》等，更是多次在上海的舞台上引起轰动……2018 年，第 28 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更授予白先勇“特殊贡献奖”，这是上海这座城市对自称为“昆曲义工”的白先勇，多年来致力传统文化复兴的崇高致敬与礼赞。面对殊荣，白先勇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你是知道的，其实‘义工’绝不是我一个人，而是许多文化精英共同努力的成果。”

这些年，有着浓浓上海情结的白先勇，常有机会来上海小住几日，或作讲座，或发布新书，或推广昆曲，尽管已是耄耋之年，依旧忙得不亦乐乎。凡是上海的活动，只要时间允许，他一准乐呵呵前来参加，哪怕有着做不完的访谈，见不完的客人。行程再匆忙，他也会尽量抽出时间尝一尝喜欢的大闸蟹、腌笃鲜、小笼包，会一会岳美缇、曹可凡、徐俊等老朋友，那一刻的轻松惬意，让白先勇充满着喜悦与满足。



■ 洪健画“白公馆”作品《冬雪》



《牡丹还魂》剧照

► 纪录电影《牡丹还魂——白先勇与昆曲复兴》海报



上海记忆

两年前的阳春三月，天气晴和，我陪伴 82 岁的白先勇走在上海南京路的街头，这场景既新鲜又陌生。从先施公司旧址到永安公司，从七重天到新世界，还有茂昌眼镜、亨得利钟表，“小时候都来过，没想到它们都还在原来的地方！”在王开照相馆，幼年的他曾拍过一张照片，“当时在王开拍照片，老吃价（稀罕）额，因为王开是顶顶好额照相馆！”岁月荏苒，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却始终未变，他依旧记得大新公司（今市百一店）当时安装了第一部自动扶梯：“家人抱着我去坐，感觉好新鲜！”

七十多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，南京路依旧霓虹闪烁，熙熙攘攘。蓦然回首，灯火阑珊处的白先勇，眼底有一丝留恋与欢喜：“上海还是那么美，那么有情调。”站在曾经熟悉的故土，身穿灰色风衣的他，双手插在大衣口袋中，翩然独立，拍下了一张照片。“阿是有点老克勒？”他笑着调侃道。

都说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其实，戏剧再精彩曲折，又怎及人生际遇的万分之一？直到今天，耄耋之年的他，依旧对上海有着深深的眷恋：喜欢住在老锦江，也爱去儿时生活之地走一走看一看，还有不少上海文化界的好朋友，更爱吃精致入味的上海菜……只要有机会来上海，他一定不错过，在这里，有值得享受的友情，更有值得怀恋的往昔。“所以无论走到哪里，上海对我的影响，我对上海的感情，都是很不一样的！”

熟悉白先勇的人都知道，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，几十年来，不仅一

昆曲情缘

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白先勇与上海的另一处因缘际会，发生在美国大戏院。1945 年秋天，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美琪大戏院，蓄须明志多年未曾登台的京昆艺术大师梅兰芳带着万众期盼，华丽回归心爱的戏曲舞台，与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先生连演几天昆曲，从《游园惊梦》到《断桥》，丝竹管弦，水磨声声，一时间，万人空巷，而在氍毹间的流连婉转之处，那悠扬的笛声，竟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八岁孩童敏感、细腻且多情的内心。他，就是今天以“复兴中华文化”为己任的白先勇。

于昆曲，白先勇有一生难忘的情缘，小时候在心中埋下的种子，历经岁月更迭，走过天南海北，最终生根、发芽，开出了一朵别样绚丽的花。他曾坦言：“昆曲无他，得一‘美’字，词藻美、舞蹈美、音乐美、人情美，是中国美学理想的集中体现，是中国古典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，是世界级的艺术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好好珍惜它。”

自 2003 年策划制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起，整整十八年的普及、传承昆曲之路，白先勇走得艰辛曲折却又快乐充实。正所谓“多情人不

被亲切地称为“白公馆”。如今，这幢洋房依旧如旧，重获新生，已成为上海沪剧艺术传习所的所在地。记得去年，擅画建筑的国画名家洪健与我一起走进那里采风，不久之后就画出一幅别具韵味的《冬雪》。画面上，素雅的老建筑被白雪皑皑覆盖着，窗内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平添了上海冬夜的温馨。我第一时间把画传给白老师看，引起了他的很多回忆：“那时候汾阳路叫毕勋路，我在离它不远的南洋模范小学读书。那幢楼说是叫白公馆，其实我父母一天都没在那里住过，那是我养病独住的地方，我父母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一直住虹口的多伦路。我的印象里，花园里有个很大的喷水水，上面还有个很漂亮的雕塑……1987 年我第一次回上海时特意去探访过，雕塑没有了，水池还在，我曾经的卧室成了上海越剧院院长袁雪芬女士的办公室。最近我才知道，那里已经完全恢复昔日的原貌，谢谢这位画家，他画得很像，很美！让我一下子仿佛回到了从前。”

□ 白先勇在上海南京路街头 许培鸿 摄

老”，这情，正是最美好的传统艺术与民族文化。而这十八年来，昆曲命运已不同于当时，原本的“则见风月暗消磨”，已转为“惊春谁似我”。这两句是汤显祖写给男主角柳梦梅的词，此处却可以借指昆曲在当代的由衰转兴，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，昆曲真正做到了“月落重生灯再红”。

几度沧桑歌未歇，谁能想到，就在这颗文化的种子埋在心田的初始地，借着“2021 上海国际电影节”的东风，又迎来了古老昆曲艺术在电影中的华丽回归，还是那古典且不失洋气的美琪大戏院，改变的是岁月，不变的却是一代代文化人、艺术家对中华文化在当今盛世伟大复兴的热忱、努力与期盼。

今年 6 月，纪录电影《牡丹还魂——白先勇与昆曲复兴》在美琪大戏院迎来首映。尽管由于疫情阻隔，白老师不能亲赴现场，但主办方在得知这段往事之后，特意在首映前刊印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在此演出的报道，给观众留作纪念。大银幕中，八十四岁的白先勇一袭唐装，笑容可掬，在一个半小时的电

影中，这位华文学大家亲自为观众娓娓道来一生的昆曲情缘，眉眼之间，仿佛还是那个八岁的天真赤子：“我的一生到过很多地方，东方西方，总在寻寻觅觅自己的家乡究竟在何处，最后我发现，原来心中永远的根，就是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化。”

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。正如白先勇曾经对我说过的那番“心里话”：“我的职业是作家，文学是我安身立命之本。其实我只要在家好好写作就好了，何必去做这些繁琐之事呢？关键还是因为对昆曲的爱，因为这件事情，值得我去做。与昆曲紧紧捆绑近 20 年的时间，我想，我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从作家变成了大众媒体上的昆曲‘布道者’，无论在哪里，我一遍又一遍地讲，昆曲有多美，直到大家相信我……昆曲是我们民族最美的瑰宝。我已经是 84 岁高龄了，其实早该退休，但对于民族的文化艺术，我有一种不舍。我更希望在 21 世纪，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，我们能迎来一次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。我以昆曲为切入点，如果能做成，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文学、艺术、哲学……都会迎来繁荣兴盛，我个人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！”